

一个预审员的笔记

丁·谢宁 著



群众出版社

04-30

820.2(2)
0430

一个預审員的筆記

Л·謝 宁 著

張 清 雯 等 譯

于 浩 成 校

羣 众 出 版 社

1957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軍事秘密”作者所写的“一个預审員的筆記”五篇和惊险小說“特殊的任务”一篇。

“一个預审員的筆記”是写苏联檢察、司法机关的偵查人員如何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协助，細致負責地进行偵查从而揭露階級敌人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罪行并使正直无辜的人們恢复了名誉。

“特殊的任务”叙述一位苏联軍官在战争期間設法打入了敵軍情報机关，而他多年不通普諳的未婚妻也奉地下組織之命早在該机关中供职，兩人都坚守保密原則，不肯暴露自己，表現了对祖国的忠誠，完成了上級交付的特殊任务。

一个預审員的筆記

(苏) П. 謝 宁 著
張 清 雯 等 譯
于 浩 成 校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單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总)7(文)6字数68,000开本787×1092 1/32印張3 $\frac{3}{4}$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000册

定 价 (6) 0.28元

統一書號: 10067.6
定 价: 0.28元

目

錄

一、一个預审員的筆記

猎刀..... 1

爱好音乐的性格..... 14

夜間的病人..... 22

基利尔·拉夫林年柯的助业..... 36

乏味的案件..... 41

二、特殊的任务..... 52

CAA561 09

一个預审員的筆記

猎 刀



是的，命令已經簽署了，在命令中清楚地寫着：茲派动物学教研室教授布罗夫和他的助手伏隆諾夫前往巴倫支海的柯尔古也夫島進行科学調查工作，为期一年。

大学里的人們讀了這項命令以后都笑了起

來。問題在于不論是教員也好，学生也好，大家都毫無例外地知道得很清楚，教授和他的助手是水火不相容的。派这两个人到一个他們必須長期共处的环境中去，這項命令引起了大家的疑慮与笑声。有些人开玩笑地說道：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希望嚴寒的气候能使教授和他那助手之間的敌对的火焰逐漸熄天下去。

“等到从那里回来的时候，一定已是一对知心朋友了，瞧着吧！……”开玩笑的人說道。

但是，比所有的人更感到驚奇的是這項命令里的當事人。在学校里，大家都了解，当教授出乎意料地知道了派給他一起过冬的同伴的姓名之后，一整夜都沒有闔眼，而伏隆

諾夫，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也已是憂心如焚了。

但是，命令就是命令。過了沒幾天，由布羅夫教授和講師伏隆諾夫所組成的學校考察團就出發到巴倫支海的小島上去了，兩位學者將在那里共同度過漫長的一年。

一個月以後，從他們那里寄來了第一批信件。布羅夫和伏隆諾夫敘述了個人的感想，旅途的詳細情形和他們自己的計劃。

“……要是沒有這個人經常在場的話，”教授寫道：“一切都會很好的。實際上，他本身就完全可以作為動物學家在科學調查工作中的考察對象。確實，這個年輕人還在繼續打擊我的情緒，在這裡，必須經常與他相見，這對我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我依然確信，我對他的反感是非常正當的……”

伏隆諾夫講師在自己的信中也同樣抱怨“那個吹毛求疵的老頭的一觸即發的急躁脾氣和經常與他在一起交往的苦惱”。

學校里的人們讀了他們的信以後都哄然大笑起來，並對這兩個各有其可令人同情之處的人大感驚奇，他們彼此的敵視心理竟會頑固到這種地步。

大家都爭論着一個問題：這毫無來由的敵視心理是否還要存在很久呢。樂觀的人相信，布羅夫和伏隆諾夫早晚會和解的，甚至會好起來的。悲觀的人的意見卻恰恰相反。為了這件事，大家曾打過好多次賭，甚至还發生過兩次口角。

……但是，過了一個月以後，一份從柯爾古也夫島拍來的簡短而無情的電報通知學校當局說：布羅夫教授被伏隆諾夫講師殺害了。

負責調查布羅夫教授被害的這一重大案件的預審員首先打听了一下前往柯爾古也夫島的可能性。可惜得很，由於一些氣象上的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在這個時候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

於是，預審員使用無線電和航行於柯爾古也夫島沿岸的一條破冰船的船長取得了聯繫，交給了他几項任務。他請求船長將被害者的屍體經過凍結處理後運到莫斯科來。如果這件罪行有見證人的話，請求船長訊問一下見證人；除此以外，再對發生謀殺事件的現場進行一次最仔細的勘察。

預審員還要求將伏隆諾夫也帶到莫斯科來，因為這樣作就可以保證：伏隆諾夫想逃匿也不可能了。

預審員的委託都逐一辦到了。一天，破冰船船長護送着一個臉上顯出茫然而又恐懼的神氣的中年人來到了預審員的辦公室。他就是伏隆諾夫。

“請坐！”預審員用一種冷淡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伏隆諾夫說。

“謝謝您。”伏隆諾夫低聲答道。

審訊開始了。預審員翻閱了這個人的履歷表和自傳以後就坦白地說：他過去的歷史是無可指摘的。在殺死布羅夫和走進預審員的辦公室以前的三十二年里，伏隆諾夫過得很好，很有條理。伏隆諾夫雖很年輕，但是，他已無可懷疑地是個有天才的專家了；他寫了許多有創見的科学著作，他已走上了一條正確而寬廣的道路。

“為什麼，”平時總是冷靜自持的預審員竟忍不住了，“為什麼您要把教授殺死呢？您和他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伏隆諾夫驚慌失措地擺了擺手。

“您知道，”他用一种抱歉和犹疑不决的口气說，“問題在于……問題在于我根本就沒有殺他……”

“但是他不是被害了嗎？”

“是被害了。”

“在他被害的地方除了你們兩人——您与他之外，還有誰？”

“在那里只有我們兩人，除了我倆之外，誰也沒有，也不可能。这一点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那么，您否認有罪这一点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您同意这样的說法吧：如果只有兩個人在一起，而其中有一個人被殺死了，那么，这个凶手……”

“……只可能是另一个人，”伏隆諾夫急忙表示同意道：

“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並沒有殺害他。最可怕的正是我完全能想像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毫無出路的。我完全沒有可能为自己辯护。当然，我完全……正如所說的那樣……成了証据确鑿的罪犯。假如我是您，我也会毫不怀疑的。我明白。我已經准备应付一切了，即使是最坏的情况……但是，我……我沒有殺……”

伏隆諾夫哭了起來。他哭的样子也象他說話的样子一样地令人奇怪。这个身材高大、冷靜而又有教养的人哭得象嬰兒那样的天真無邪，令人感动，他絲毫也沒有想用自己的眼泪引起別人的憐憫。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把眼泪隱藏起來，他哭的样子也正象他講話的样子似的，那样真誠而自然。

“請安靜下來吧。”預審員說。“如果是您殺死了他的話——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您最好还是承認。如果您並沒有殺人，那么，就請您給自己辯护。您可以反駁，解釋或提

出自己的意見來……”

預審員這樣說，是因為在這個不尋常的案件中伏隆諾夫的罪過是有充分的証據的。案件的情況說明，不是任何人，正是伏隆諾夫殺死了布羅夫。但是，使預審員感到驚訝的是；伏隆諾夫不只不為自己辯護，反而主動地提出了許多補充罪証來，這些罪証對他說來是非常重要的。他一面繼續否認自己的罪過，一面又匆忙地，一次又一次地向預審員提出了很多新的情況，新的事實和見解。這些情況、事實和見解對他來說顯然是極其不利的。他似乎在熱烈、徹底而又嚴厲地控訴着自己。

“我們到島上以後”伏隆諾夫說，“我和教授之間的敵對態度變得愈來愈尖銳了。我們兩人都在極力壓制自己，但是，相互的敵對從我們的每一句話，每一次視線的接觸和每一個動作中顯露了出來。經常壓制自己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樣作終歸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覺得教授極端恨我，我也同樣地回報了他。曾有过這樣的時候，我應該坦白地告訴您，在我的腦海中產生了毆打教授，狠狠地痛打他一頓，甚至殺死他的瘋狂念頭……這種念頭愈來愈經常地在我腦海中出現着。甚至在我的日記里也有所反映。我隨身帶着日記本。這就是，請看……”

於是伏隆諾夫將一本厚厚的筆記本遞給了預審員。確實，在日記本里，除了其他記載以外，還有一些記載證明殺死布羅夫教授的念頭愈益經常地闖進了伏隆諾夫的腦海。

“我不知道，”伏隆諾夫繼續供述道，“我是不是終于會克制不住自己，一時沖動起來，真的將教授殺死。這是很可能的。但是，我並沒有殺死他。這件事是這樣發生的：

那天早晨我們決定到位于島的深處的一個湖邊去打鴨

子。我們是坐橇車到那里去的。橇車由年涅茨人〔注〕伐夏駕駛。在半路上橇車坏了。到湖边还有三公里左右。于是我們决定先步行到那里去，伐夏就留在原地修理橇車。

我們走到湖边就开始打鴨子。鴨子向对岸游了过去。我向教授提議讓他留在原地，我到对岸去，从那边打。教授同意了我的建議。我就到对岸去了。

我站在那里，站在与教授相隔一公里半的地方还能很清楚地看見教授的形体。他单独站在对岸。在他身边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入。这点我倒可以肯定。后来，教授所站的地方响了一声枪。我突然看見教授奇怪地搖擺了几下，然后就倒下去了。我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就向他那里跑去。

我跑到教授身边时，教授还活着呢，但已失去了知觉。他受了重伤：一把獵刀直到刀柄都深深地插入了左眼。刀柄像个大瘀疱似地突出在教授的眼上。教授的獵槍扔在身旁……

我完全驚惶失措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样帮助这个不幸的人才好，我想把刀从他眼中拔出來，但是沒有成功，因为小刀是用很大的力量插進去的。于是，我糊里糊塗地跑回到我們留下橇車的那个地方去。当我跑到那里时，伐夏已經把橇車修理好了。我告訴他說，教授發生了不幸。于是，他就赶着狗向前跑去。但是当我們走到那里时，教授已經死了。我們把他的尸体运到一間茅舍里。在那里費了很大力气才从伤口中拔出了那把致教授于死命的小刀。这就是全部的經過……允許我抽烟嗎？”

“允許您。”預審員說。

伏隆諾夫点了烟，貪婪地吸起來。一会他又开始說：

〔注〕年涅茨人（HEH 11）是北極地帶的一種民族。

“您看，我是很难为自己辩护的。我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我了解，这案件的整个情况都是不利于我的。如果为了要求得到法庭的宽大处理，也许承认了我反而更有一些。坦白认罪和供认不讳或者像你们所说的……我不是法律家，可是我听到过这些说法。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没有害他，没有害……不过我无法证明这一点。我对您只有一个要求。这是一个少女，我的未婚妻的信，这是我给她的信。请您转交给她吧。”

“我不能，”预审员说，“您自己交给她吧！我并不准备逮捕您，伏隆诺夫。”

人们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案件：在这种案件中，出乎意外的决定，突然的猜测和最后结论完全不是现有形式上的罪证和证据综合起来的结果，完全不是那已经查明、确定了的東西在逻辑上的发展结果，完全不合于已经作出的结论。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模糊不清和错综复杂的事实、细节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些错综复杂得出奇的场合和情况，就是最有经验的预审员碰到了也会为之愕然和束手无策的。一个预审员的直觉和才能，他的坚毅性，他作为一个革命的预审员的良心，他的人道主义，苏维埃司法工作人员的人道主义——就是这一切指导着预审员在这种案件中的行动，就是这一切照亮着他的道路，就是这一切，引导他揭露了真相。

放伏隆诺夫回家以后，预审员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伏隆诺夫杀害布罗夫教授的罪状是无可辩驳的，从案情上来看伏隆诺夫的罪状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唯一的与案情相符的说法。同时，这完全是有根据的说法，这种说法

是曉得这个案件和理所当然地对这个案件表现了莫大兴趣的社会輿論界所能接受的。

另一方面，釋放伏隆諾夫完全是基于預審員內心的信念，基于他不知为什么而產生的对伏隆諾夫的信任。对他信任，在形式上是不合乎邏輯的，是違背着許多情况和事实的，也違背由这些事实和情况的湊合而得出的可怕而又嚴重的結論。对他的信任是基于那些模糊的不清的根据，这种根据是內在的。这些根据从外表看來并不总是那么合乎邏輯的。这些根据是很难成立的，同时这些根据通常又是不能引用的。但是，这些根据的总合正是預審員發揮才能的結果，就是他在心理学上，職業上的造詣的力量的表現，他所表現的高度人道主义，經過多年來緊張、苦思的劳动鍛煉出來的觀察力，他在犯罪对策学上的經驗以及对現象和人們進行分析的習慣的良好結果。

預審員相信伏隆諾夫沒有殺死布罗夫教授。但是，这种信念必須找到根据和証明，同时主要的應該是揭露和說明布罗夫教授死亡的秘密。

因为要完全恢复伏隆諾夫的名譽，單靠預審員的信念是不够的，不管这信念是如何的堅強。

布罗夫教授的尸体运到了莫斯科，并且經過了法医的解剖。这工作是由彼·謝·謝明諾夫斯基進行的。彼·謝·謝明諾夫斯基以他一貫仔細、謹慎的工作态度，根据丰富的業務知識進行了檢驗并寫下了結論。結論基本上由兩項組成：

1. 布罗夫教授是因被獵人小刀戳入左眼致死。
2. 这种伤害是由超乎常人的力量所造成的。

“什么叫做‘超乎常人的力量’？”預審員問謝明諾夫斯

基道，“怎么來理解它呢，彼得·謝尔盖耶維奇？”

“这就是說，”鑑定人回答道，“將小刀插進去所用的力量超过了一般人的力量。所以我使用了‘超乎常人的’这个說法。但是，要确切地告訴您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我無法……”

預審員繼續進行工作。他仔細地察看了布罗夫教授的猎枪。这是一支毛瑟式的猎枪，在这枝猎枪里没有什么与案件有关的东西。致教授于死命的那把小刀也沒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是一把普普通通的裝着木柄、價錢十分便宜的猎刀。

但是当預審員更仔細地看了看以后，就發現了一个細微的問題：在小刀的木柄上有一处由于工作不够細心所造成的不大的毛病。被刀柄套住的那根金屬杆的尖端在刀柄的末端露了出來。这几乎是看不出來的。

預審員摸了摸这个金屬小尖端，突然跳了起來。他的思想像黑暗中的火星似地燃燒了起來。

过了一小时以后，一伙被急忙喚來的鑑定人——制枪工人和猎人——挤進了預審員的办公室。

“您說吧，”預審員問猎人道“請談一談，根据平常打猎的实际情况來看，一个腰間插有木柄猎刀的猎人，如果他在把子彈裝進枪膛时，子彈不知什么原故被卡住了，这时他会怎么办呢？嗯，譬如說，子彈由于潮湿而稍微有些膨脹，或者弯曲了，或者造得不好。猎人会做什么，怎么办呢？”

鑑定人都有点驚奇地互相看了看，然后便低声私語起來。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他們一致确定道，“猎人首先就会拿起自己的猎刀，用木柄去敲子彈的雷管部分，很小心地尽量將它推到底。”

“我也是这样想，”預審員微笑了一下，“啊，現在請看一看这把刀，注意这个突出的金屬杆的尖端，請想像一下，如果獵人用这把刀尽量要把子彈推進去，那会怎么样呢？”

鑑定人把这把小刀仔細察看了一番，研究了金屬杆的强度，最后統一了看法。

“根据其尖度和金屬的强度，杆的这个部分完全可以起撞針的作用。同时假如用这把刀去敲打子彈的雷管部分，很快就會引起爆炸，發出枪声來。”

于是預審員轉向制枪工人。

“您說，”他對他們說，“假如子彈沒有被推到底，假如由于獵人不小心的以致發生爆炸的話，那末爆炸力將朝那个方向冲击呢？这个力量的大小程度又如何呢？”

“在这种情况下，”鑑定人回答道“爆炸力的方向是向后，这个力量將給獵人拿刀的那只手以巨大的推动力，將那只手往后推，推向他的臉。爆炸力和这个推动力都是非常大的：大概等于五至七個大气压力……”

預審員轻松地呼了一口气。偶然闖進腦海的猜測被証實了。

但是，謝明諾夫斯基正在这时候走進了預審員的办公室。預審員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他，將小刀遞給他看，并且把鑑定人的結論重复了一遍。

“所有这些推測都是非常巧妙和令人信服的，”謝明諾夫斯基慢吞吞地說道“甚至完全和真事一样。假如……假如沒有一个細節問題的話。要知道，教授是因左眼部被扎而死的；假如發生了像您所想像的事，那么，他右手持刀只能击中他的右眼，絕不能击中左眼。”

謝明諾夫斯基这时立刻就根据死者布罗夫教授的手臂的長度，身高和他的身体的尺寸的比例算出了他右手所拿的刀在被爆炸力推出的时候只能伤害他的右眼，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伤害左眼。

这样明顯，这样正确的一种見解竟垮台了……

但是，預審員是頑强的。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繼續尋找証据。

“請告訴我，”他問死者布罗夫的親屬：“教授的身体健康嗎？”

“是的，”布罗夫的親屬答道：“無論是体格上还是精神上，教授都是很健康的。”

“他沒有任何怪脾气或生理上的缺陷嗎？”預審員繼續問道。

“沒有，”親屬們說道，“他沒有任何怪脾气和生理缺陷。”

“您有沒有看到过”預審員緊跟着問道，“教授是怎样用手術刀工作的嗎？”

“看見过好几次”親屬們說道：“他經常在家里工作。”

“那么，他用哪一只手拿手術刀呢？”預審員謹慎地，甚至有些胆怯地問道。他害怕他的最后的希望会一下子全部破灭。

“教授是左撇子。”親屬們平靜地說道。

預審員費了好大力气才压制住了自己，沒有叫出聲來。現在才終於弄清了真情实况，一切全都水落石出了。

左撇子！……于是，預審員就跑到了謝明諾夫斯基那里。謝明諾夫斯基重又計算了一番。計算的結果証明，精確地，用数学上的准确性証明：教授用左手推子彈，在子彈爆

炸時應該受到傷害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傷害的正是左眼。

然後，謝明諾夫斯基和預審員畫了一個圖解，表明子彈的爆炸力推動教授的左手插入左眼的動作的曲綫

一切似乎都已清楚了，真相大白了，布羅夫教授的死亡找到了解釋，伏隆諾夫應該可以恢復名譽了吧？

可以寫下“因本案並無犯罪成分”而決定中止對布羅夫教授死亡一案的偵查了吧？

這份案卷可以歸檔去了吧？

可以對已經提到日程上來的其他案件進行審理了吧？

是不是又會在黑暗中徘徊起來，又在錯綜複雜的事實和人的關係中間彷徨起來呢？是不是又會是這樣的情形：雖然遇到了挫折，可是仍有進展，雖然弄錯了，可是終究能找到？

是的。可以是這樣。但就是這把刀……這把可詛咒的刀是從哪裡來的呢？

死者布羅夫教授的弟弟在預審員給他介紹了案件材料以後說道：“我準備同意這樣的說法。”他毅然決然地說：

“您的意見是正確的，布羅夫教授是由于自己的不小心而致死的。但是這把刀是從哪裡來的呢？我敢肯定，教授沒有這樣的刀子。我知道，在教授出發去考察時的裝備中也沒有這把刀。那麼，這是誰的刀呢？誰的？預審員同志，在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不能認為偵查已經結束了……”

布羅夫教授的兄弟說的話是正確的。應該回答他所提出來的問題。

預審員首先問了伏隆諾夫。可是他也不知道教授是從哪裡弄到這把獵刀的。

“但是，我覺得”伏隆諾夫說：“這把刀是屬於教授的。